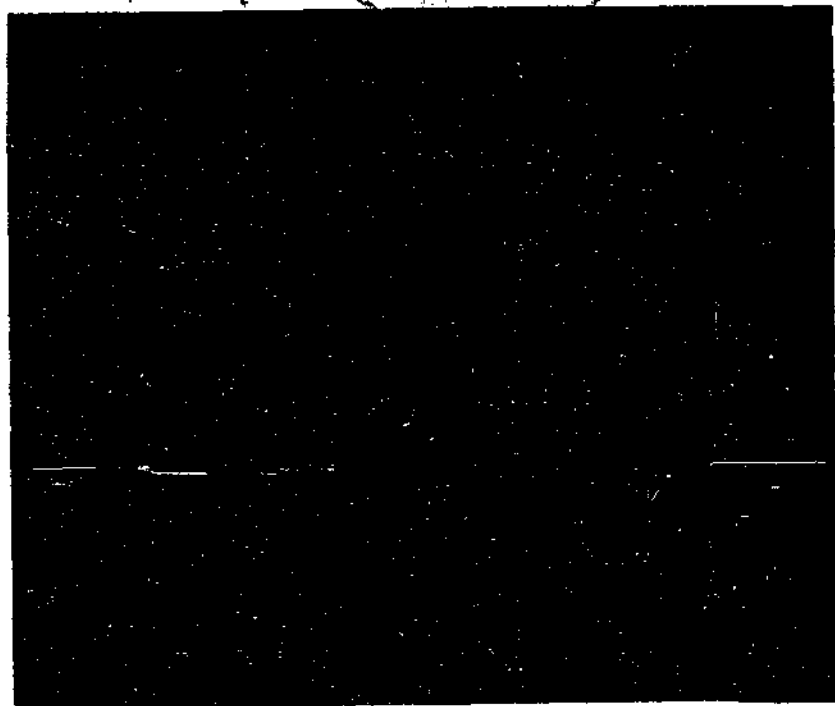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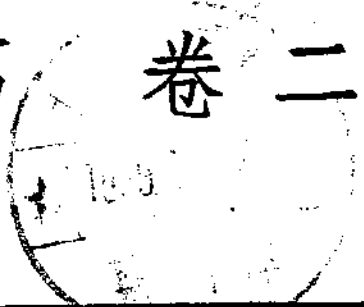


---

刊·月·文·菀

# 南風

期二第 卷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二十年八十二國民

---

# 南風

新文月刊

二十八年十二月

第二卷 第二期

目次

近代思潮講話

立齋 五五三

詩之格調

離中 五六八

馬其諾防線與西方鐵壁

吳我軍 五七八

塵

傅彥長 五八一

(續見後頁)

編輯人 吳 尙 志

發行者 商務出版社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

三百八十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本刊歡迎文藝各方面之創作與翻譯。稿件一經採用，薄酬當即奉上；不用稿，在半個月內寄還。來稿請寄上海愚園路六六八弄開安郵八號。

被難者的故事

賈瑾 五八六

(續自前頁)

漫步

失名 五八九

霧

羅昔 五九一

懷霜樓隨筆

王予翁 五九六

凱羅紀伯倫語錄

黎曉香 六〇三

蛇

盧文希 六〇六

廣告刊例

封面	雙色	二百元
封面裏	單色	一百六十元
封底裏	單色	一百元
全面	單色	六十元
半面	單色	三十元

南風 第二卷 第二期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 (郵費照加)

每期	一角五分
每卷	八角
每年	一元五角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雜誌登記證C四九六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雜誌登記證在呈請中

# 近代思潮講話

立齋

一個時代的思潮，內容非常廣泛，而且都有承上啓下的延續作用，講述是相當的困難。現爲求講解便利，在橫的方面限於從哲學講到政治，在縱的方面限於從十八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講到歐戰至今的反理性主義。

時代思想離不了哲學，能以一二個字來概括宇宙現象，亦可以說以一二概念來建立宇宙觀。這是其他學術所不及的。所以哲學能夠代表時代，能夠做時代的先導。舉個例說，培根（Bacon）的主要學說是『知識是力量』（Know

ledge is Power）其意謂人們必須利用自然，才使文明進步；所以我們就須探求自然的因果關係，把握這自然界的普遍法則，而後順此法則去役使自然促進文明的進步。『知識是力量』一句話，就是說，我們求得自然法則的知識就是得到力量。實足以代表當代求知慾的高潮。

## 一 理性主義

從十七世紀，經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那時代學術界的

工作是求智識 (Knowledge) 和進一步的追問什麼是智識之源。有人說是理性 (Reason) 有人說是經驗 (Experience) 然兩派都以爲理智 (Intellect) 能解決宇宙，能瞭解宇宙。簡單言之，他們以爲宇宙是明白易曉的。但到二十世紀，大部分的科學哲學與文化，雖仍未離理智的範圍，但理性已不再是二十世紀思想的特徵。現代的特徵是行動 (Action) 鬥爭 (Fight) 暴力 (Force)。總之在前一時期是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理智主義 (Intellectualism) 後一時期是反理性主義 (Irrationalism) 反理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現將這兩派的要點約略說明。

這裏所稱的理性主義是取廣義解釋，包含着十八十九世紀哲學上的唯理主義、經驗主義與康德的批判主義 (Rationalism, Empiricism, Criticism) 現在先從唯

理主義談起。

在這時代，歐洲的思想是全力追求新智識，追求什麼是叫智識之確實性。他們想求得一個確實之標準。至於外界事物，他們以爲都是可以懷疑的，以爲都是不確實的。最後他們發現一件事是確實的，就是我們的思想 (思惟)。譬如說『火燒手指痛』的一件事，在經驗主義者以爲一次火燒指痛，二次火燒指又痛，如此積多次的經驗，就造成火燒指痛的智識。在唯理主義者的看法不同，以爲火燒指與感覺痛的因果關係，必如何而能保證其確實，換句話說，怎樣才能保證火燒指確實感覺痛呢？答案是我的思想，假使我在火燒指的時候，不經過思惟 (思想)，就不能保證痛的感覺和火燒指有確實的因果關係。所以一切事物都可懷疑，唯有我的思想是實在的，不容懷疑。我的思惟既是確實，故我亦是確實。故曰『我思即我存』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這是唯理主

義的出發。

我是確實的，我的思惟是確實的，同時用此思惟就可見到許多命題是確實的，譬如說二加二等於四，三角形之二邊相等，其夾角是六十度，就等於第三邊，像這樣所認識的不必依靠別的，在他本身以內，自能明瞭，所以名爲『自明真理』（Selfevident Truth）。這是說明由思之確實，同時可以得到自明真理，可以認識事物，也是說，用不容懷疑的我之思惟，可以得到萬物的不容懷疑之確實性。

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者胆很大，他們以爲宇宙萬物都受理性支配。那末宇宙之最原始的因，即最高支配者的神亦可以理性瞭解。這個神的意義不同於擅作威福的鬼神，這個神就是宇宙最高的因，也就是理性，類似中國之爲謂道。他們的所謂因，因和普通意義的因不同。譬如一般人說，父是子的因，太陽是熱的因，其實父是在子的外面，而且是一時的因，子

可以離父而存在，熱雖和太陽相連結，然而熱能離太陽而存在。這是普通意義的因果觀念，唯理主義者的因果觀念不同，他們以爲因之觀念與實體之觀念一致，果之觀念與偶有性觀念一致。舉個例說，蘋果是其紅色的因，蘋果的紅色不能離蘋果而存在，故曰因之觀念與實體之觀念一致。所謂神是宇宙的因，並不是說，宇宙萬物由神所創造，由神所流出，乃是說萬物即是神，換言之，神即自然。他們是以萬物存在來證明神亦存在。

這派可以笛卡兒（Descartes）斯賓諾莎（Spinoza）來布尼茲（Leibniz）諸人做代表。他們大都是數學家，慣用點線而幾條公理來瞭解幾何學，他們是同樣的用幾條自明真理去瞭解宇宙的一切。

經驗主義者主張一切智識都從經驗中得來，苟不與外

界接觸，即不能有經驗，亦不能有智識。我們由於接觸產生感覺（Sensation）由感覺產生觀念（idea）譬如說火燒指感覺痛的一項知識，我們必先有一次實際的經驗，手指接觸火，就有痛的感覺，積多次這樣的感覺，才稱成火燒指感覺痛的一個觀念。我們倘使從未有過火燒指的實際經驗，無論怎樣的推理，總不能得感覺痛的結論來。

經驗有外經驗與內經驗，外經驗是由感官而來，如色，香味，熱，形狀，運動，靜止等。內經驗是由內心的感覺而來，如記憶，思惟，意志等。經驗上一時一地的感覺所產生的觀念，是單純觀念。合異時異地的若干單純觀念相重複比較相結合而得的觀念，是為複合觀念。因果律是由複合的經驗中產生的。我們見有甲物及其甲的性質，是由乙物及其乙的性質所引起，這個時候，就構成因果觀念，以前者為果，後者為因。如火燒指感覺痛，黃雲季節天落雨，月明之夜有空襲等，都是如此。但

若指上包了石棉，雖經火燒可以不痛，黃雲時節因為特殊的氣象關係，可以不落雨，倘將飛機全部毀滅，月夜就不會有警報，所以因果律也不一定可靠的，換言之，不是必然的，須視各種情形而後決定。經驗論者以為愈是直接的經驗愈可靠，愈是間接的經驗愈不可靠。因果關係既未必一定確實，那末自然科學在嚴格的意義上只能看做或然性的。

因果律的內容不僅是表示一事物與他事物的程序，而且表示必然的程序。經驗祇顯示了程序，而不能說明必然的程序。像吃飯能夠營養的一個因果觀念。經驗僅表示這二個事物時常相繼而起的程序，却不能說明這二個事物間之必然的關係。但是人却都相信吃飯能得營養的因果關係。關於這點，休謨（Hume）解釋說是理性。我們在吃飯的時候，就預期獲得營養；這個預期是因果律的基礎。故對事物間必然關係的觀念，不能依知覺（經驗）或論證（唯理）而是

依想像（理性）我們根據理性來推察事物的關係，所謂理性，就是一種依習慣所預期事實的本能。

以經驗為知識之源，這實是經驗論的堅實基礎，他們以為由於習慣（Customary）與重複（Repeating）乃能得到確實智識。其與唯理派不同的，就是唯理派以為智識須以必然的關係為基礎這必然的關係是在論理的元素中，或曰在理性中。但是唯理派與經驗派似對立，但都不否定宇宙可以理智來了解的，同時，在宇宙中，兩派都以為無不能瞭解的問題。經驗派以霍布斯（Hobbes）陸克（Locke）休謨（Hume）諸人做代表人物。

融會這兩派的長處而另成一個哲學系統的是康德（Kant）的批判主義（Criticism）康德在一七二四年生於普魯士，死於一八〇四年，他是大陸派的繼承者，最初很受

來布尼茲唯理論的影響，後又接受英國經驗派的理論，尤其是休謨懷疑論的影響。最後才有獨創的見地，演成批判主義，以為智識固不離乎經驗，但是智識是始於經驗而非終於經驗，智識必須經過判斷（Judgement）才能成立。他在這判斷的基本要素上建立其哲學系統。

康德以為智識是離不了經驗，我們設無對某一物事的經驗就根本不能有對該事物的智識。經驗是始於感覺，但是我們的感覺和該事物的本體是否一致呢？這是有問題的。任何感覺總離不了二種形式，一種是感覺該事物的形狀大小，一種是感覺該事物的先後久暫，前者就是空間觀念，後者就是時間觀念。倘使脫離了空間觀念，一切感覺都將混亂，就無從構成經驗，無從成立智識。至於我們所受的一切感覺，都不是外界事物的本體，而是通過時間空間觀念的有色眼鏡去對外界事物的一種觀察。換句話說，就是通過時空



觀念去選擇的排列一切感覺。時空觀念既是如此重要，但時空觀念並不是由經驗產生。就是最無智識的小孩，他也知道時的先後與物的前後關係。並且思想可以從充滿時空的每物抽象，但不能從時空自身抽象。所以時空觀念不是由外界的經驗中產生，而是存於直觀之中的。時空觀念是超於經驗，是先於經驗，是一切經驗的前提。

至於通過時空觀念所得到的感覺，仍不能直接構成智識；它僅是一種材料，必須將這些材料經過概念和判斷作用，才能成爲智識。譬如說，天暖寒暑表就上升。在我們腦中假設根本沒有因果的觀念，僅有天暖與寒暑表上升的二個獨立感覺，決不能構成天暖寒暑表就上升的一個因果關係的命題。可見因果觀念是最原始的，是超經驗的範疇；（康德指出這樣的範疇共有十二個歸作四類，）它不生於經驗，而是生於悟性。所以智識是將通過時空觀念所得的感覺，作爲材料，

再經過悟性的判斷作用，才能構成。換句話說，一切智識起於經驗，但這經驗缺了論理的原則，就不正確。

一般講哲學史的人，往往將這三派（唯理派經驗派批判派）互相分立，但在我們這大時代來觀察，三派哲學有其共同的基礎。他們同是相信，以理性可以把握智識，可以窮盡事物之理，他們同是相信幾條基本原理，像幾何學內的自理（Axiom）那樣，可以推算一切不同的宇宙現象。總括起來，可成三個要點：

- 一、此時們的智識慾旺盛，因求智識而推到智識所以成立之基礎。
- 二、以理性，以自明之理爲研究一切智識之基礎。
- 三、唯理派與經驗派同是以爲一切宇宙現象都可以理智來瞭解的。

## 二 反理性主義

在歐洲大戰的前後，學術界發現許多現象出於理性範圍之外的，就是說理性用在瞭解方面，而許多現象不是理性的瞭解所能把握得住的。於是思想界就發生了一種的動向，以為理性不能把握一切現象，理性就不是求真的唯一基礎。這裏反理性主義的哲學新動向一直是在發展着。而歐戰後獨裁政治的風行，就可以看作反理性哲學之當然的結果。現將這派反理性主義哲學，略為解釋。

反理性派哲學的出發點，認為宇宙一切現象都不是靜止的，而是不停止的在運動，在變遷。我們在這一分鐘所見的河流與下一分鐘的所見，似是相同而實異的。因為河水也許已經較大或是較小，所見的水也不是前一分鐘的水，就是河岸的土石也已經過一分鐘的演化而不同。宇宙現象既在不

斷的變化，而我們欲以固定的概念來觀察其結果當然不正確；根據這樣觀察所得的概念，自然不能認為唯一的真理。

舊哲學家是以舊的時間觀念去觀察宇宙，新哲學家是以新時間觀念來觀察宇宙。於是時間觀念的修正便成為反理性派哲學之第一出發點。他們說：我們在鐘表上所見的時問以及醫生在按脈時所用的時間等，不是時間的本體，而是抽象化與空間化了的時間，這個時間已經失了內容，僅留有空間的跡象。在另一方面，前一分鐘的我與後一分鐘的我，其間已有不同，這『不同』的演變過程，才是真正的時間。所以我的時間不同於另一個人的時間，更不同於竹木土石的時問。某甲在車站上候車的時間，或現設想車輛是否途中失事，或現顧慮延遲辦公時間，某乙在咖啡館中候一女友，到時女友未來，這某乙一定考慮那女友所以不來的各種可能原因。這種心理的時間才是真時間，而空化了的時間是不足以說

明時間的本質，我們欲求把握事物的本質，必須從該事物的裏面去觀察其演變過程，也就是觀察具體的時間，才能成功。這是說明時間的具體性，而不是空間化的時間，此其一。時間既是在事物之內的演變過程，那末時間的第二個特性，就是時間的不容分割。譬如說，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不同，但這不同是每秒鐘的逐漸變化，我們無法在前一秒鐘與後一秒鐘不同之間，劃個界限；猶之在分光鏡下，無法將紅與紫二光線間嚴格的區劃界限一樣。這個過程的不斷之極細演化，也就是時間的不斷之極細演化；而致無法劃分。這個延續無限而不能劃分的時間，柏格森（Bergson）名之曰綿延，有時叫做純粹綿延或內面的綿延，綿延就是我們的意識。倘用外面的科學來分析我們的意識，可知知覺記憶等要素，但若從內面去反省，那我們的意識僅是不斷變化不斷前進的一種狀態。意識之這樣的不斷延續，詹姆士（James）名之曰意識

之流。

綿延（意識之不斷延續的狀態）祇說明了事物表面變化的現象，沒有說明所以使有這樣現象的內在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柏格森答案說是生命力。我們每個人都有其生命力。生命力將我們前一刹那的意識編作前一刹那的記憶，同時生命力又以新的經驗將原有的記憶充實、擴大，和改造，而成為新的意識。這個創造過程不僅是量的擴大，而且有質的變化。所以生命力實是我們創造的原動力，演化的原動力。也就綿延的原動力。我們在不斷的演化，就是生命力在不斷的創造；這不斷創造之中生命力叫做「生命之流」（Stream of Life）。

現在更進一步而觀察這生命力的本質的柏格森以為生命力在我們的內面，不能用科學的器械來分析，或抽象而觀察。生命力非普通概念所能形容的。一幅天才的藝術的作

品，我們雖將每個部分的形跡與顏色極審慎的分解，然後再另一張紙上重行集合結果就失了原來的神妙，總是件膺品。所以生命力是不能用器械來分析，或用肉眼來察看，僅能藉直觀而獲得。我們不但不能察看生命力，就是生命力的創造終局目的，我們也無法預測。因為生命力是種生的衝動，能夠衝破一切障礙而無止境的延續演化。世界上沒有一個定律或概念可以限制生命力創造運動的路線。譬如概念，創造在某個時間內所留的形跡，人們用各種方法去解釋它，這種『說法』就是概念。所以這個時期的概念，在下個時間生命力已經創造新的事象之前，原有的概念就不得不修改，以求適合這新事象的解釋。因之生命力創造運動的終局目的，我們實在無法可以算定，這樣就否認了理性，換句話說，就是衝動，衝到那裏是那裏。

生命力不是人所獨有的，宇宙萬物都有其生命力，所差

的僅在其發展階段的不同。植物生命力的活動比較狹小，還不易衝破土壤和氣候等的限制。動物的生命力就比較廣大。生命力的活動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要算是人類。在這各個階段上的一切生命活力都在不停止的衝擊演化，所以宇宙萬有的進化完全決於生命力，所謂宇宙的本體也就是生命而已。這種理論移到政治上去，便成爲巨大的問題了。

這派有詹姆士（James）倭鏗（Eucken）鮑特魯（Boutroux）柏格森（Bergson）諸人，他們雖各有不同的理論體系，但在事實上却逐漸演成上述的學說，尤以柏格森的學說最爲活躍，亦最有影響。

### 三 兩派之政治理論

現將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二大哲學系統的內容，簡約說明之後，略述這二種哲學思想對於政治上影響。

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想含有二大特點。第一，是承認在宇宙現象內都有自然法則的存在。換句話說，一切事象都受因果律（法則）支配，而這個因果律是客觀存在的。如此說來，宇宙現象是可知的。第二，承認我們每個人都有瞭解這因果律的能力。唯理派認為我們可以用理性與自明真理來求得法則，經驗派則以習慣求得法則，康德折衷於兩派之間。他們對此法則所依的工具容有不同，但對每人都有瞭解法則的能力一點，都未否認。所以在理性主義哲學思想下的政治理論，第一認為政治不是橫衝直撞的東西，而是可以理性求得其根據，譬如民約論，就是在這基礎上構成的。第二各人之理性相同。故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之而產生民主政治，代議政治，憲法政治。並且應放任人民，聽他去自由思想，自由討論，自由結社，自然得到良好政治。所以平等與自由為政治結構的柱石。甚至像康德還有「永久和平」之著作，

以為國與國各守信義，各守條約，就能水免戰禍，維持世界的永久和平。

至於反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想，就不同了。他們以為第一在整個宇宙中都是生命，一切宇宙現象都是生命活力的衝擊過程。這個生命力的創造方向和結局，都無一定，也就無從預測。換句話說，生命力衝到那裏就到那裏。萬物祇有在衝的裏面去求得前途。政治現象也是一種生命力的創造物，所以政治的實質和將來方針，都成了不可知，祇看其主觀上的奮鬥如何而定。第二，宇宙都是生命，動物的生命活力高於植物，人的生命活力又高於動物；同時植物與植物，動物與動物間的各個生命活力，又非相等，人與人間的生命活力也不相等。在理性主義時代的普遍觀念，是尊重理性尊重人類，尊重思想自由，尊重各個人的平等。所以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有句名言，「人類生而平等。」因之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其

他的保障。在政體上主張憲法政治，民主政治，代議政治，乃至財產上的保障等，但在當時並未想到保障私產與自由競爭會產生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後經工業革命，技術改良，資本雄厚，加以帝國主義的對外侵展，便造成二十世紀貧富不平等的現象。我們試觀十九世紀中葉的社會運動，就能明瞭貧富不平等現象，實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與哲學理論無關。

但是反理性主義的哲學之成立，另有一個原因，是為馬克思之辯證法。此項學說，起於柏刺圖，由來已久，至黑格爾馬克思而特盛。在康德哲學中亦嘗有所謂正反合之說，但康氏祇以之為論辯之法門，未嘗以之為宇宙變化之基本法則。自黑格爾始以為由正至反，中間必有變的過程，以辯證法為其全部哲學之關鍵。馬克思更以由正變反，由反變合的辯證法應用到社會問題，且構成其無產階級哲學。馬氏以辯證法應用於社會革命之方式，以為人類經濟社會之始，為原始共產

社會，由原始之共產社會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變，今後的一變，必然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社會。其實就哲學上言之，馬克思已將辯證法大加修改，非從黑格爾之原意，至就實情言之，人類之始，是否為原始共產社會，迄今在學術上尚無確據，且有證明其非是者；至說今後是否唯有變到共產社會的一途自馬克思死後至今亦已五十餘年，仍未見有端倪。即以法西斯政治現象之發生言之，可見經濟社會之變遷，未必如馬氏所想像之簡單。然馬氏之好言「變」，好言革命，實力促成反理性哲學之一大原因。

此反理性哲學要以柏格森學說之影響為最大，他以為萬事決於生命力的衝動，一切都在行動裏去求得解決。這個學識影響到左翼法國工黨之沙拉爾（Sorel）彼主張工黨之行動，不必計及成果如何，只要罷工，只要有行動，衝了出去，自然會有變化產生。在蘇聯也有戰鬥之唯物論的主張。共

產黨是着重實踐，在實觀中去求真理，他們都是排斥理性，不擇手段以達目的，否認自由平等，惟有少數分子的覺悟與服從覺悟分子的領導。乃至現在的蘇聯，正在提倡大量突擊工人和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等等，何嘗不是優秀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表現。

現在歐洲心理學上更有一種精神分析派，更提出下意識，不自覺（The unconscious）的學識，亦為反理性主義的表示。他們說，「理性只是衝動的工具，情感的奴隸。」譬如有一人往國外遊歷，原因是為最近失戀，故望在新的環境裏，避免痛苦。可知遊歷計劃雖出於理性，然其真正原因是為失戀，是以感情為出發點，先有了失戀真情感，其次乃有遊歷之理性的行動，可見理性僅是本能之工具（Tool of Instinct），感情之附屬品。由此推論，世界上的一切理性理論都是替感情裝飾門面而已。

藝術與學問同，一切無獨立性，均應隸屬於政治之下，國家目的之下。深言之，注重行動之結果成功了學術藝術獨立性之否認；乃至所謂行動，不出於個人，不出於階級，而為國家（即政府）所壟斷了。德國福倫克福特（Frankfurt）有某大學教授也說，「大學之目的，非為求客觀性的科學，而是求軍人之英雄科學，或曰鬥爭科學。」他們既視優秀分子高於普通人民，本國優於他國，又將民族光榮看作最高，一切文化科學皆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如此則生命衝動哲學的結論，自然是提倡戰爭。墨索里尼亦相信「語言文字都敵不了武器。」從此世界就擾攘不甯了。

綜觀左右二派都是排斥理性，發展感情，極力提倡仇恨。左派提倡階級仇恨，右派提倡民族仇恨。仇恨情感的爆發便是戰爭。今日世界是整個的沉溺於仇恨感情的深淵中，我們也就永久忍受戰爭的威脅。

現將兩大思潮的顯著異點列表如下：

- |          |                              |
|----------|------------------------------|
| 一 理性     | Rational Reason              |
| 非理性      | Irrational                   |
| 二 默察     | Contemplation, Observation   |
| 行動       | Action                       |
| 三 冷靜頭腦   | Cold-headedness              |
| 感情       | Emotion                      |
| 四 客觀推理   | Objective Reasoning          |
| 主觀欲望     | Subjective desire            |
| 五 思唯能力   | Thinking Power               |
| 意志力或生命力  | Willpower, Elan vitale       |
| 六 自觀     | Conscious                    |
| 下意識(不自覺) | Sub-conscious (Un-conscious) |
| 七 不重武力   | Non-violence                 |

崇尚武力 Violence

八 以人類為出發 Human kind

以國家為出發點(以階級為出發站)

Nationalistic, class-strug

#### 四 結論

我認爲兩派哲學思想都有優點都有缺點。概括言之，理性主義的優點是在尊重每個人的人格，人人可以自由平等的謀求發展，同時還指出以客觀的理性來研究科學。近代文明是不能否認的從這尊重人格，尊重理性，與科學研究所發展而來的。這理性給我們的供獻，反理性主義指出：世事不僅是靠理智，還要靠行動。我們須重實踐，應該努力奮鬥，在鬥爭中必須犧牲小我以全大我，這是反理性主義之供獻。但若我們編執一端，盡情發展，最後總是弊害百出。譬如私學，總是



要依靠理智，我們決不能堅強的意志，使火藥不爆炸。「生命之流」學說著重行動，但是仍不應脫離理性，否則在無理性的盲動之後，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所以兩派哲學之應同時並重，是無可疑的。兩派之短長得失，既如上述，再詳言，理性派之貢獻：

第一，在理論方面：

- (a) 抬高理智，
- (b) 注重純理研究與客觀研究，
- (c) 學術自由，
- (d) 各出其心思才力，因而學術大盛。

第二，在實行方面：

- (a) 承認人類共有之理性，
- (b) 承認人類之平等地位，
- (c) 各人之自由競爭。

至於反理性主義之特長；

第一，在理論方面；

- (a) 說明變遷之由來，
- (b) 注重行動。

第二，在實行方面；

- (a) 注重紀律，
- (b) 輕純理而貴實用，
- (c) 抬高權力，對於人民指示以應遵循之途轍。

吾人既明此兩派之短長，為目前應急計，似乎非理性派之學說於我最為適用，然不經一度如歐洲十八十九世紀之大解放，國人之理智何從而發展；不尊重思想自由與客觀研究，學術何由發展；乃至不尊重個人之人格，各人之責任心何處得來，換詞言之；天下盡是唯唯諾諾之人，更有誰出其良心，為擔當責任的行爲。所以理性主義之特長，表面上似乎已經

過去，實則歐洲之所謂已過去者，吾國不當視為過去。至於反理性主義之長處，近年國人多已見到，也就不必再為細說了。喬德英人（C.M. Joad）在其所著「如何戰爭」（Why War?）一書中，有一段話實在值得我們注意的。

「人類是有理性的，乃十九世紀共同之信仰。吾們祖宗對於世界，採一種樂觀的見解，認為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其意義有二：第一，理性自由的。其意謂理性誠然有時能被成見或欲望所蒙蔽，然此所以受蒙蔽，乃是理性未發達或一時失檢之故。理性不至喪失其自由作用，只要自己公平考察，詳細斟酌，且拿出證據來，加以考量，自能達於正當的結論。惟有聽理性自由運用，則所謂「理性的」三字之意義，自能實現。吾輩已達到一個時期，自

由的理性（Free reason）大發生其效用，證之教育與其開導工作之使人類拋棄成見，而理性因以發達，便可見到。第二，理性為發達於真理之工具。人類以一時之誤會，犯了過失，作不合理的辯論或達於之正當的結論。然過失可以糾正，辯論不合理，有人來駁，不正當之結論可以修改。這種糾正，辯駁與修正之舉，那一項不靠理性。可見理性即令一時有了錯誤，而理性本身仍有糾正他自己之能力。因此只應發達理性，不可看輕理性。無論理性如何發生錯誤或不適於求真，然聽觀性之發展自能達於正當的結論。且所謂正當的結論，不外其結論與外界事實相合，惟其相合，乃所以成爲真理。可知理性之自由與求真之性質，二者是互相聯繫的。」

# 詩之格調

## 離中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發·之·于·平·旦·之·氣·故·格·調·尚·高·不·失·  
為風雅之正。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風者事也，雅者理也。五十九首，其事則仙，其理則道，其情則傷。事生景，理生情。理事情景，交織綿密，無間隔兩概之弊，則詩格高，詩調美矣。作詩不是一件輕率事。要精神貫注，要提撕驚覺。要敬不要怠。怠則慢而不緊，弛而不張，流而不返，滑而不蘊。此下品也。五十九首大體尚能貫注。

第一首述歷代詩風之盛衰為歌詠時代精神（詩一方）之作，無懈可擊。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是何者氣魄！

第二首：「蟾蜍薄太清，蝕此瑤台月。國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蟬螻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陔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這是一首象徵詩，藉月光被蔽以明小人得時，兼明盛衰之理。可嘆是令人可嘆的，但情緒尚不至「涕沾衣。」

此詩所表現的情緒是清爽悲涼之感。並不十分興奮。可見結尾兩句之情與通篇所寫之景，不相圓融。輕心讀去，自無所覺。再三諷詠，則總有兩概突兀之感。此是一點白璧之瑕，然影響詩極則甚大。試舉陶潛詩一首，即可見二人火候之深淺。陶詩歸田園居云：

「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松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問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這本是很淒涼的景象，其可痛比蟾蜍薄太清，蟾蜍入紫微，浮雲隔兩曜，深得多。但淵明寫的那麼低回依依，淡泊恬靜，而其淒涼之情，含蓄之深，又直不可以言語形容。經此一比，當知李白輕浮多矣。這就是李之詩格不如陶處。此詩若出陶手，必另有一番氣象。若改爲「沈以終永夕，此情真不長。」或全改爲「思之重嘆息，使我不能飛。」（長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之

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太白詩與此詩韻同。而柏舟詩却無兩概之弊。）又當稍爲含蓄。吾不懂聲韻，此改未必勝過原作，但原作總令人人生不安之感。

又第五首：「太白河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鍊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則。」

又第七首：「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頭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四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殮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此兩首結尾通犯兩概之病，令人人生不安之感。其景甚美，其事可羨，字裏行間，已表露無餘。再不必說出，說出則索然矣。慕仙之意，十九首楚辭俱有之，然太白此兩詩之作法，却甚肖

子建。子建遊仙詩有六篇：仙人篇、遊仙、五遊詠、遠遊篇、飛龍篇。苦思行，皆不犯突兀兩極之弊，此古人渾厚處。李白詩有古意，而以五十九首最肖似。然尚又如此，其學養可知矣。李攀龍選唐詩序云：「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評不指五十九首而言。然五十九首如適所指，亦類乎強弩之末，此則精神弛散故也。其情調有時甚美，而詩格不高者，職是故耳。舉一可以反三，讀者細品可也。

第九首甚似陶詩。如「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皆淵明氣象。此詩說一個滄桑萬變道理。反覆詠之而不覺其淺。一唱三嘆，引人入勝。蓋此理平常，人多不覺。我今覺其親切，便當反覆吟詠，脫其淺也。我沐浴之，亦濟且深矣。

第十一首亦似陶詩。朴素自然。以才華詩露之太白，有此詩彌覺可貴。「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似明又似子建。

「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黃洞走東溟，白日落西海。」皆類陶句。

第十四首：「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悲在物情，非我悲，故佳。若無緣無故，隨便吟一首詩，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則是婦人乾號，無味之至矣。詩人無愁強說愁，最可厭。

第十九首最佳：寫景入神一也。本因世苦而入山，却因入山而悲來，二也。「素手把芙蓉，虛步踏太清。」輕鬆美妙之至。「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此又是釋迦渡世之情。

徐用吾曰：「吾言古詩，或引興起，或賦比起。須要用意深遠，歌詞濃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閒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摹感慨之微意。悲歡幽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遺意。」五十九首大

詩格之調

體尙不離此。故不失爲格高調雅之作。李白本放浪頹廢之人，而能作此，可知爲發之于平旦之氣。我疑心此詩必作于居山東或京洛之時。故詩中有黃河洛陽川之詞。後來居江漢，則諸格放蕩矣。

何謂格？

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理也。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事也。憂幽憤悱，寓之興比，謂之騷。情也。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景也。理事情景交織綿密精神貫注，無過不及，是謂之格。格者詩之所以爲詩之道也。譬如人格，人之格在乎天理人情。無情無理，謂無格。有情無理而不得其正，流入偏激，則謂格之疵瑕。格有疵瑕是格之有等差，其高下可以量也。詩格亦如此。詩格之高者，理事情景之大諧也。始條理，終條理，全聲而玉振也。

何謂調？

調暢其氣，動蕩其態，聲韻鏗鏘，八音克備，是謂之調。調者詩之所以爲詩之才也。格以正之，氣以充之。氣之呈在乎才，才之呈則調也。氣有暴氣，有正氣，有平旦之氣，有浩然之氣。呈暴氣者，調之下也。氣之正者則調高。氣之平者則調雅。譬之人，格是其天理人情之性，調是其內望外王之才。其才用之而得當，其氣無不正，其情無不和，周旋捉讓，無不中矩。是則其才之高也，亦即其調之高也。性則才矣，才則性矣。格高則調雅，調雅則格高。

格則靜以觀其性，調則動以觀其情。性者其理也，其養也。情者其才也，其態也。格之高關於理事情景，理事情景之莊雅從容，關於性情學問。學問極至，性情平達。平達者中和也。喜怒哀樂，各極其當。發之於詩則悲歡穹泰，飛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此格之極變而不可隅拘，乃見其詩格之高之大也。高則不流，流則蕩矣。大則不狹，狹則激矣。古今詩格之高者莫過

於子建淵明。

又格屬意，而調屬形，格不可以具體指之，由調以觀格，調可以舉而明之。吾讀毛詩，知其中筆調多端，可為後世法。

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六句上兩句一韻，下四句連綿成韻，是謂「連綿調」。

小雅四牡：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五句上兩句一韻，下三句一整韻而最後一句一抑一挫，委婉迴環之至。此謂「三句迴旋調」。又同時「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五句上三句為一整韻。此三句迴旋調之在上者。三句迴旋調，無論在上在下，皆最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云：「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方，斜曳裾時雲欲生。」可形容此調之美妙。小雅伐木：「有酒濟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

我暇矣，飲此濟矣。」上四句同韻連綿成調，末一句一韻而成。變。此謂同韻調。

小雅天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此謂變調或散調。極盡錯落之致。

小雅出車：「我出我車，於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旆斯，胡不旃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八句上四句急轉直下，連綿成韻。下四句兩句一韻，抑揚頓挫，急湍成漩，餘味無窮。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曰：「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鏦。翔鸞舞了却收翅，喉鶴曲終長引聲。」正是此調之妙贊。故此可曰「繁音急節調」。

小雅秋杜：「有秋之杜，其葉萋萋。主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征夫歸止。」七句，上四句兩句一韻，下三句一韻，同聲急轉，嘎然而止。聲可裂帛矣。白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折。」故此可曰「擘騞調」。

凡此諸調，後人皆宜倣效。運用成熟，即有古意。太白詩常有類乎此者。如烏棲曲云：「姑蘇台上烏栖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金箭銀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東何？」末三句即為迴旋調。故太白詩常有古意。然亦不多。蓋白類乎古東府者多也。

三百篇調雖如此之多，總觀之外，連鈞疊鈞是也。故可曰古調者連綿調也。毫無古意之庚雅（杜詩）即無此連綿調。而屬排比調。見下可知。

何謂神韻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圓通之謂也。韻者事理通達，無過不及，不偏激之謂也。神韻者作品之成熟者也。不成熟者，其神為怪力亂神，其韻為幼稚偏激。詩格之言者，神乎其態，韻乎其情者也。

胡震亨曰：「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即感傷已遭。循經而窺，又覺易盡。此則役于風氣之遞盛，不得以才情相勝，

宜洩見長。律之經製，未免言表繁外，尙有可議。亦時為使然，非後賢果不及前哲也。」宋漫堂詩說：「阮嗣宗述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此兩評皆甚佳。

李白古風樂府皆有古意。古風極沖淡，有似于曹陶。樂府在顯本人之豪情，乃發之于浩然正氣。七古歌行，風流飄逸，情調極佳，有似于庾鮑。世人所見之李白多屬此，亦是李白之本象。餘則或頹慢，或放肆，無足取者。故太白詩可有三種：

- 一、古風樂府，格高調雅。是謂古調。
- 二、七古歌行，風流飄逸者，情調在佳，是謂唐調。
- 三、七古歌行，頹慢放肆者，格調均下，是謂惡調。

李白古樂府奇逸梯突，錯綜有致。行文極散，而用意極密。與排比聲調者不同。



遠別離。「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泪乃可滅。」句子是散的，意是詩的。語然銷魂者惟別而已。因別是一件大事故，有此陟絕語。

公無渡河亦是古調，句散意密。如「大禹理百州，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經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此如古府樂「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同一情調。唐雅中無此宕蕩句也。有人評公無渡河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率肆，開後人惡道。此說亦有理。惟其情其景皆極險，無率肆之辭以文之，將成無肉之骨。後人無此情象，無此才調，故流於惡道。

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明此洞朱顏。「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此皆風

景極險，情緒極緊，故其文脈至奇突，即所謂迴旋調也。梁甫吟一篇，理事情景相貫注。又幽憂憤悱，頗得騷人之體。

戰城南，上留田，箜篌謠，日出入，北風行，獨渡篇皆格調極高，詩意極密之作。譬如「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途失歸路。落葉別棧，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羅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掛壁，時時就鳴。不斷犀象，羞澀苦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獨篇）無句不佳，無錄不緊。此乃千古絕調。

王世貞藝苑扈言：「太白金樂府杳冥恂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居易錄云：「唐五言詩，杜甫沈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須分別觀之。」絕句七古歌行多唐調。唐調是李白之本象。所謂唐調亦實是鮑調。蓋李白所得於鮑參軍者實多。然白之狂放

才華則過之，此即所以為唐調也。

唐調中有極風流飄逸者：

若耶溪邊採蓮女，笑爾荷花共人語。

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

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脚躡空斷腸。

——採蓮曲——

有極美好生動者：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行——

漂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煞人。

胡雛綠眼吹玉笛，吳影白紵飛梁塵。

丈夫相見且為榮，槌牛搗鼓會衆賓。

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猛虎行——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堂。

金陵弟子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

請君試問東流水，則棄與之誰短長。

——金陵酒肆留別——

你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

昨夢江花照江日，凡枝正發東臆前。

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

——送族弟襄歸桂陽——

有極豪放狂浪者：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色頭剝落生莓苔。

沮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

清風明月不用一錄任，玉山自倒非人推。

襄陽歌

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  
人悶還心悶，苦辛常苦辛。

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  
山公醉後能騎馬，則是風流賢主人。  
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嘗稱人意。

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  
我且為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却鸚鵡洲。

江夏贈韋南陵冰

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此皆動蕩情調，所用詞亦多生動詞。此外如烏栖曲、鳳凰台、發白帝、深水曲、春思及其他送別諸絕句，格不必論，而調則皆絕唱千古。此是太白之才，非他人所能及也。然此調只限於絕句或短篇則美好，若長篇大論，無格以正之，則調雖美亦下流。

矣。如將進酒，寒夜獨酌有懷，把酒問月，笑歌行，悲歌行，皆不免於淺顯流滑。其調雖可取，然格不高，調亦不雅，徒顯頹慢放曠。後人專學此惡道，乃無不取。王荊公謂其格止於豪放飄逸，不知變化，即此之謂也。其發于平旦之氣者，尚不失為格之正。夜氣一失，則下流矣。故作詩必敬。

胡應麟曰：「七言長歌，非博大雄偉，飄逸浩瀚之才，鮮克辦此。著歌不難于師醫，而難于賦授，不難於揮灑，而難於蘊藉，不難于氣概，而難于神情，不難于音節，而難于步驟，不難于胸復，而難于首尾。學者須尋其本色，即千言鉅什，亦不使有一字離去，乃為善矣。」李白多不稱此。蓋常揮灑氣概有餘，而神情蘊藉不足也。

胡氏又曰：「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白以才情勝，故宜于歌，杜以性格勝，故宜于行。

然白未能濟之以學，甫未能養之以天，皆有所偏，而格亦不高，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聲節步驟，胸腹首尾，一字不苟，一句不懈，則仍不得有待于老杜，非所敢望于李白也。然至杜而

去古益遠矣。謂稚杜。此英雄造時勢，乃一代之宗匠，非只而已。李杜大不同者在此。

## 馬其諾防線與西方鐵壁

吳我軍譯

此次歐戰起後，國人常譚到西歐戰場上兩大防綫，在法名曰馬其諾防綫，在德名曰西格弗利防綫。德人告我曰，西格弗利綫之名，實由誤傳。第一次歐戰中，西戰場上有所謂興登堡綫，又名西格弗利綫。因此英法兩方借西格弗利之名，以名此新防綫，而不知德方自有其新名稱在也。德方之名爲 *West-wall* 譯言西方牆壁或譯西城，茲依意譯爲西方鐵壁。西城二字與吾國所以限到胡人南下牧馬之「長城之英名」(*Great-wall*) 實有

同一意義，卽謂以此爲界，不容超越。國人對於兩綫情形，甚感興趣。茲譯德報中論馬其諾綫與西方鐵壁之文，雖內容不盡如吾人所期，然不失爲嘗鼎一臠也。

「民族觀察報」之軍事記者對於英法之包圍者好降低軸心國家武力與誇大自己武力之宣傳舉動，竭力反對。英法方面近且造爲西方鐵壁之某部分，被蘭因漲水衝去之說，可謂無稽之譚，達於極點。惟其如是，應作一文，將馬其諾防綫與西方鐵壁互爲比較，俾世人略知二者之內容。

一九二二年法國陸軍部長馬其諾氏設立一委員會着手於防綫之圖案。以此圖案為基礎，自一九三〇年開始建築對德邊界上之要塞綫。此要塞綫至一九三六年大旨已完成。法國能利用歐戰之經驗，以造此種新式之永久要塞，是為世界上之第一先登者，此為法國之名譽，人所共認。歐戰前有所謂環形要塞，與軍火庫，至今日則變為邊界上聯屬而互通之要塞，且其闊度有深至數十里以上者。法為開始建築此種要塞之第一個國家，就其構造與形式言之，今日法國已不認為一切滿意。德人研究法國此項工作，得了許多經驗，自為當然之事。然德國之建造方，自有特別不同之點，可分項述之：第一，德國西綫上之建築工程，自一九三六年春季開始，然自一九三八年春季後，更竭全力從事，其範圍之廣，工作之繁與所用工人之多，非民主國家所能想像，以法國馬其諾綫之工程與之相比，竟占德國工程中之極小部分。

第二，德國「西方鐵壁」上已造成之鐵筋與裝甲之堡壘，共有二萬二千處，法國馬其諾綫上之要塞數，僅占此全數五分之一。

第三，馬其諾綫為直綫形，旁邊助以側面據點，至其前哨地與深入處，僅有少數小要塞而已。至於德國西綫鐵壁，深至數十公里，不以一綫構成，乃合若干主要戰區而成。

第四，法國各大要塞牆壁，厚至三密達半，認為已堅強可靠。然法國方面今當有所聞知德牆壁之厚，遠在法國之上，至少若干項工程，等於法國綫上之四十項工程，其牆之厚度，超過法牆四倍以上。

第五，此種要塞之中，應否建造可容駐兵千人以上之極大工程，如法人在哈根堡與高堡之所為者，其在今日，已成為一個疑問。因此當建築之中，大家認為大工程構造之無益。惟其如此，但問可容人數多少之比較，與其武器多少，抵抗力多

少，已非今日之中肯問題。若就抵抗力多少言之。則德國鐵壁中，大多要塞羣之抵抗力，遠在法國上。

第六，所謂要塞中之主要部分，實為障礙物，即新時代戰法中之障礙物，所以抵抗戰車者。法人本其建造之經驗，當知所造若干地下鐵道綫，與德國之障礙物正相反對者，今日已不適用。現法人正謀加築若干障礙物，以加強其抵抗力，譬如在上文所舉之高堡與哈根堡兩處，加築了若干陷阱，即所以便戰車難以通過前進。法人所為如是，即德人所造若干公里之陷阱，其意義如何，可以推想而知。

以上各點之比較，原不足以表現兩綫之內容，然即此數

點，亦略可窺見。任何法人，無一不知馬其諾防綫為法國至強之保護者。實則法人如明瞭德國領袖對於德法關係之宣言，當更可高枕無憂矣。

此文不獨為法國士兵與人民而作，亦所以使各國士兵與人民對於馬其諾綫與德國西綫鐵壁，得到一個實質的明白的說明也。

(注)德人之言：「西方鐵壁深五十公里，堡壘二萬二千個，大小砲五萬尊，決不如外人所傳之易於攻破。」特為誌之，以告讀者。——譯者註

# 塵

傅彥長

從舊金山上船，在向東回到老家，這航行的旅程之中，奚仁決定不再在洋人面前顧及形式，而很舒服地睡在三等艙裏了。三等艙裏的乘客，除去一二人之外，都是中國人，可是他們正說着他所無從應付的另外一省的唐話，所以在這船上，他不能夠編排出什麼節目來。

如果只就形式的忠實性質這一個特點來說，那末奚仁對於他們是具有非常深厚的敬意的。這一羣住在舊金山以及美國其他各城市鄉鎮中的中國人，他們的生活範圍當然

是很狹仄的。其中有一二個，在大城市中一住就住上了十幾年，在這時期以內，他們既沒有看過韋爾帝的奧貝拉，也沒有聽過貝多芬的交響曲之類的東西，這是不用多說的話了。甚至於他們坐在高架電車上，也只有二條走熟了的路線，否則他們寧可，即使在深更半夜中，也是慢慢地走回家裏的。本來這奧貝拉與交響曲之類，也並非必看的與必聽的東西，他們每一個人，多多少少身上總有幾個美金，關於這一點實力，奚仁也自己知道是遠不及他們的。



奚仁在甲板上散步的時候，碰到一位從前在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大吃一驚地說：

「你什麼時候離開上海的，爲什麼我在美國的時候，你連一句話也沒有通知我？」

在中學時代奚仁與尤義同住一間臥室，以後尤義差不多一在中學畢業就弄到了官費。奚仁則在各級社會裏混了十年光景之後，纔莫名其妙，又毫無目的地到舊金山來住了幾個月，覺得所謂什麼什麼也者，不過就是這一回事而已。有人勸他從舊金山出發，向東走走。但他忽然想到天下什麼地方都是好的，何必一定要守住幾個公式，所以他以爲舊金山之東也並非天下必到的地方了。他在舊金山上船，真是一件特別簡單，一點沒有精彩的事情。以後他在舊金山住下去，也有幾個相識的朋友，可是沒有一個人又在這當口知道他已經在這船上的。在中學時代，奚仁與尤義二人是比較地有要

好的關係，尤義樣樣起勁，什麼地方都有他的份。奚仁的性質恰巧與他相反，可是奇怪得很，尤義最肯遷就的一個人就是奚仁。他們一向就很要好。尤義在美國的十年生活，奚仁大概都知道。最初，尤義時常寫信給他，可是回信的一步步減少，使尤義給他的信到後來也沒有了。尤義以後在報紙上的美洲通信，他有時也會看到。他的這十年光景，只有不十分高明的，在各級社會裏所混過的生活。他總說：

「這是不願形式的生活，所以不必一本正經地有所表現。我的不歡喜寫下任何文章，就因爲別人所預定的形式，叫我並不感到興趣而已。」

尤義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居然在舊金山上過岸。在這船上，尤義所定的船票，並不是三等艙，所以他的衣履還算不錯，但在洋人面前一比較，總顯得他的衣服有些吃力。奚仁同他就大不相同了，他的辛苦而又振作的努力，在奚仁面孔上，在

奚仁衣服上，一些也看不出來。他們二人談了許多話之後，尤義說：

「早知我會在這船上碰到你，我也不想坐什麼頭等艙了。混在洋人裏面，連說幾句話也見得吃力，你現在這一副隨便樣子，不必在洋人面前有什麼表演，我是很以為然的。以後我一有閒空，就來看你。」

從頭等艙到三等艙裏去找人，不會有職員去干涉的。尤義在洋人面前一感到有點吃力的時候，他就會來找奚仁的。奚仁總是這樣說：

「你在洋人面前又不想振作了嗎？」

回答他的話總是：

「暫時到你這裏來休息一下，個把鐘點以後，我仍舊不得不去掙扎一番。」

將要在檀香山碼頭靠岸的時候，當地華僑中的一二個

文化人已經曉得了尤義的行踪，他們很客氣地來招待他。在大街上有一家供給他一間還算舒適的房間。三等艙裏的許多中國人，似乎對於上岸的事情並不感到需要，而且連在甲板上散步看看野眼的興味也提不起來。這船還要等三天，纔決定向東開去。奚仁在這三天以內，天天毫無目的地在岸上隨便亂走。他第一天買了一隻大波羅蜜，走了幾個山頂之後，也覺得不必在第二天再上岸去了。可是在第二天他還是上了岸。在大街的報攤上，他看見一種用羅馬字拼出當地土話的報紙，印得還算好。他想了一想之後，這也是一種非必備之物的感覺竟使他放下了手。他走了幾十分鐘的路，覺得有些熱意，就吃了一碟很普通的冰其林，以後就上了船。第三天，他想了一想，還是上岸去吧。他坐電車，坐得很長久，竟到了最後的一站。走下電車來，竟有一家佈置上不至於激怒洋人的店，店主人則是一個十分歐化的中國人。不知經過一個怎樣

的開始，奚仁同他說了許多在形式上彼此都很感到滿意的話。奚仁居心想買一點東西，以資聯絡。他看了好久，又覺得什麼東西都用不着買。最後，當他指點着一桶餅乾，問起其價若干的時候，店主人却包好了兩桶餅乾，有一桶比較他所指點着的一桶，很明顯地要昂貴得多。當他知道這店主人要把這兩桶餅乾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時候，他竟願意出兩桶餅乾的價錢了。他們互相禮讓一番，還是店主人的勝利。他一個錢沒有出，帶了兩桶餅乾回到了船上。他實在是不大歡喜吃餅乾的一個人。可是對於這兩桶餅乾，他却連一塊也不肯送給同船的別人。連尤義也吃不到一小塊。他並沒有把這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緣告訴過任何人。以後有好幾天，他對於這兩桶其實也的確是極其好吃的餅乾竟有很大的好感。他自己一個人在獨自消遣的時候，就只有這吃餅乾的一件事了。船一開動，尤義又就來找他，不等他說出什麼話，尤義就說：

「我在這三天以內，只想同你在檀香山的大街上隨便散步，隨便說話。然而偏偏有一二個好心腸的文化人，把我當作活寶，叫我站在演講臺上一定要我說出一大篇去教訓別人的話。在這三天以內，我等於參加了三天的軍隊大演習。老實說，我們三人的生活都比不上這三等艙裏的中國人。不過你還能與他們同住一艙，所以我總以為你要比較我好一點。」

隨便在甲板上，他們散了一回步。尤義告訴奚仁，他一回到上海的時候，就要走進一家報館去工作。他問奚仁有沒有寫一些關於回憶美國生活感想的文章。如果奚仁肯寫的話，發表的機會是不成問題的。在中學時代，奚仁的功課樣樣不好，可是關於國文這一門，他知道奚仁的確還能夠說出一些與別人不同的話。他要求奚仁寫一些文章的態度非常頂真，弄得奚仁在將到上海以前的幾天，沒有一天不在苦思力索。

之中。他覺得尤義對於世事的頂真，雖則很見辛苦，可是像他在檀香山大街上，已經注意到了一種用羅馬字拼出當地土話的報紙之後，想了一想，他還是沒有買的。這一件事情，比較起來，他也未免過於不去重視別一種文明的形式了。文明，只是服從秩序之後的一種享受。談起享受，當然還有一種不必服從秩序的生活形式。仔細想了一想之後，凡是有所不爲的享受，也未見得就不是好的。所以魯奚仁還沒有在舊金山上岸之前，他是想盡方法去紀錄一種種服從秩序的享受的。他現在只想說出一些與別人在感覺上是完全一致的話。從此

以後，他很想吃一些好的東西了。關於過於形式的文明就是作爲海外奇談來報告給別人聽的時候，也不一定會使他們有什麼趣味。在這時候，他其實對尤義並不想說出什麼抱歉的話，可是他依舊不得不說這樣的一句：

「以後請你照應。」

真正正在他苦思力索之中的話，只有：

「天下並無必寫之文。」

這船，不久就要到上海了。

## 被難者的故事

賈瑾

這是一個猶太人自集中營中釋出後所講的一段故事：某日，我正在家伏案作書，忽然進來了兩個穿便衣的人，把秘密警察的徽章給我看，問我是不是叫某博士，說是要捉我去。我問他們的理由，他們說：「你個人並無過失，現在我們不過施行我們的政策而已。」我便和他們走了出來，在街上一壁走，一壁談，他們還和氣，且很委屈的告訴我，說是他們工作過度，很是辛苦，老清早六點鐘就被派出來捉拿猶太人了。

同時和我們捉進去的還有好些人，這時都到了集中營。之後便有十二個納粹黨徒跑來對我們踢着叫着，把我們推過鐵門，到一處爛泥地的空場上。我們便站在那裏，衣袋裏的東西都令取出，握在手中。黨徒們叫我們兩眼向前看，我們便向前看，他們便在我們四周兜圈子。站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莊嚴的白髮老先生，一個年青的黨徒跑上去問他的年紀和職業。他說：「我是法院裏的院長。今年六十六歲。」老黨徒，那末你若再要活下去，未免太長久了，到明天，凡是過六十五歲

的猶太人都要拖出去槍斃的。我看你還是好好的等死吧。」老人很鎮靜的答道：「對的，在這裏，也許這是一條最好的出路。」

我們依舊站着，俄而聽到一陣悽厲可怕的叫喊聲，是一個猶太人正在吃打，打過後，拖出來，一絲不掛的綁在一塊木頭上。這時我們又看見一位黨徒，拿了一根繞電線的棒跑出來，於是一幕殘酷的暴行在我們面前現過去了。後來我們纔知道這個猶太人因在遭打時叫了起來，故遭此毒手。他是一個科學家，他的研究工作是舉世聞名的。

站過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纔叫進去，先登記，再將一些值錢的東西都交出來換上一套犯人衣服，還要在卡片上簽字，卡片上印的什麼也不甚明瞭，祇好像有一條要答應於自己死後給他們來行火葬。接着便是體格檢查，檢查時，我們忍受了一切侮辱。檢查完畢，便剃頭沐浴，開始過集中營裏的生

活。

我們吃着十分無味的東西，起先原吃不下，後來餓荒了，便也樂於接受。到了受訓的時候，我們就要到空場上去或則跑步或則跪下。體力不支的人，對於這種長時間的運動是吃不消的，於是就要挨踢。因此，倒地而死的人也有。我們除了受訓之外，還出發去工作，這時，納粹黨徒在我們旁邊負鎗護送。他們叫我們一壁走，一壁唱歌，我們那裏有心思唱歌，當然唱不出，他們就拿鎗來嚇人。

某夜漢堡來了一千五百個猶太人，他們到了之後，也要站着，一站站了四十五個鐘頭，既無飲，又無食，其中有二人灰心到極點，便偷偷的拿出自己袋裏的小刀割斷了脈息死去了。其後柏林等地又來了六千猶太人，蘇台德區來了八百個，童顏白髮都有。我們這個集中營裏便一共有了一萬四千人。好些猶太人在嘗過了集中營的滋味之後，都以此不堪再嘗而

祇想自盡。但和我們關在一起的一般政治犯却鼓勵我們不要放棄最後勝利的希望，說：「你要死，恰巧是這般殺人者的希望，你死不得的。且看看我們。我們多少年多少年的住下去了，以後還要活下去，除非他們來打死我們。」

我們拘留了三個星期，祇有極少數的人被釋出。到後來，便逐日有放出的人。最後竟也論到我。釋放時，我們又要像來時那樣的站着，站兩個鐘頭。一個司令官問我們出去後會不

會把集中營裏受的苦向人洩露出來。我們當然說不會。這個官又說：「現在我把你們釋放了，你們趕快離開德國。在外邊切忌講集中營裏的故事。德國如今是世界一大強國，我們的密探在國外什麼都聽得見的。要是你們在外面說了三言二語，我們會立刻把你們抓回來。」

走出集中營，我即回家整理行裝，又去看看幾位難友的可憐的家眷，便悄悄的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了。

# 漫 步

失 名

步 漫

在人生的途程上，  
我獨自漫步着。  
我以詩的夢幻  
鋪作路面，  
於是履荆棘，  
如行走天空，  
飄忽而矯健。  
於是我目之所見：

爲光，爲熱，爲飛鳥，  
爲蔚藍的顏色；  
即使有霧，有雨點，  
我也會當它們是一串  
友情的太息。和一些  
天人的淚滴。  
於是我昧於一切譏詐，  
盲於一切醜。



不聽於一切詛咒；

繞我四旁的是

一簇簇的美，

看一叢叢花束點綴我

夢裏的光輝。

於是我怡悅，

我異樣地心跳；

我在漫步中行吟，

洪亮且清澈；

沖入重雲，

如一羣羣飛鳥，

撲開金色的翅翼，

明快地笑。

## 霧

羅 昔

由於父親是一個慣在異鄉作客的漂流人，從小我也就跟着父親過着許多漂流的日子。

雖說漂流在異鄉時常會想念起秀麗的家山，而許多在家鄉見不到的景物却也使我感覺到十分的喜悅；伴着年老的父親，我真記不請曾跋涉過多少峻峭的山嶺，遼闊的平原，以及清濁的江河。然而，大海與我，却還生疏得這麼茫然。

那是在溫暖的南方呢。當我和父親漂流到一個濱海的小島之上，大海遂開始予我以一種有力的神秘的感覺了。

海潮來時，海上是有着急猛的海風的。白色的海鷗是那麽歡欣地在綠色的烟波之上來回地飛翔着，歡繞着出口或進港的輪船。

在星月光明的夜晚，大海是顯得更為絢麗的。當寂寞跟着夜晚襲來，或偶然間撩起鄉愁的時候，我總是獨自漫步到那有着詩情與畫意的海濱去。在紅燈之下，望着金光遍閃的海面，那矗天的檣林，以及迷濛在夜色下的巨浪形的山影，大海乃更使我起了莫大的真誠的愛戀——那山以外的大海

是怎麼樣的呢，我却還是茫然。

「爹，到海外去，好不？」我時常這樣問着父親。

「好的，孩子！」

父親笑着，又望望他掛在壁上的漆色褪落了的手杖。

我是很歡喜的：在一個桃花盛開的春天，我和父親已乘

了海輪作我第一次的海行了。

是潮高風猛的日子：海輪在烟肉上拖着——一條黑色的煤烟辮子昂然地衝出了狹窄的馬嶼港口之後，海的遼闊，海的渺茫，即予我以更神秘更偉大的啓示了。

「爹，海有沒有邊呢？」

「有的，孩子！」在甲板上，父親以平常對我講述故事時的口吻爲我解釋着：「陸地就是海的邊，陸地的盡頭又是海；只因爲海是太遼闊了，我們在這裏才看不見它的邊！」

「那麼，海有沒有底呢？」

「有的，可是，海是很深很深的，在這海的中心，我們更沒

有方法可以看見它的底。你看，海是多麼深啊！」父親指着我們面前的大海，那戴在頭上的，由北方帶回來的狐皮帽子的兩隻掩耳，像在飛翔着的老鷹的翅膀般地在煽拍着父親的耳朵。父親唇邊的雪白的八字鬚也在不斷地抖顫着呢。——海風是在猛烈地吹刮着。

我已經被大海迷住了呢：回到艙房裏，跟着馬達的震響，我在不停地凝思着大海的偉大和神秘。

輪船很平靜地在海上進行着，時候是在靠近黃昏的下午。

汽笛在不斷地震盪着海空的靜寂。

忽然，船身已跟着馬達聲的停息而停止下來了。

「爹，到了，是不是？」我推着已經快要入睡的父親。

「怎麼船停了？」父親起來了「怎麼回事呢？」

一出艙口，風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霧。

「啊，迷霧呢。」父親在揉着他的眼睛。

是什麼回事呢，甲板的一邊會給擠滿了一大羣的旅人和水手，他們都聚精會神地把眼光注意着迷在大霧裏的海面。朦朧地，有幾張黑色的帆影給隱在茫茫的霧裏，并有被敲擊的急迫的金屬聲音隱約地由那邊傳來。

「遲了，遲了，也許會救不起一個人。」向着茫茫的海面攤着兩隻粗黑的手掌，是一個戴着舌子帽的穿着藍衣的水手。

「看哪，看哪，那就是給撞翻了的船板。」向着另一個水手所指的地方看去，果然有許多零散的船板飄流在附近的海面。

許多旅人的臉上都現出了驚惶的神色。

「來了，倒好像已救起了二個，」那個高個子的水手說。

一艘救生艇在四個水手竭力用槳板與兇湧的海浪掙

扎之下漸漸地由大霧裏擺到輪船旁下來了。艇上除了四個水手之外，還有一個滿身水濕的老人和孩子。因為受不住過度的寒冷，他們都是抖擻着身上到輪船上來。這時我才聽見，那個和我的年紀不相上下的孩子是在哭號着的，他分明還在對着迷滿了大霧的海面顫聲喊着：

「媽啊！媽啊！」

在孩子身旁的老人却儘在揩拭着他的眼睛，似乎是哭不出聲音來般的。

老人和孩子都給水手帶去了之後，有一個旅人站在甲板上搖着頭在太息起來了。

「慘哪，大霧裏竟毀了他們的家！」

「爹，什麼事？」我搖着呆立住了的父親的手。

「在大霧裏，我們的輪船撞翻了那位老人和孩子的木

船了。那個孩子的母親是給溺死在海裏了。」父親呆望着霧海。

「他們爲什麼要乘這麼小的船呢？」

「他們都是窮苦的漁人，終日都要到海上來捕魚去換

錢買米買柴。」父親似乎有着無限的感慨。

望着白霧茫茫的海面，我和父親都沉默住了。

「爹，假使……」我的意思是說，假使我們所乘的這艘輪船也沉沒在這海上時，我們又將怎麼樣呢？但是，望着父親，我還沒有把我的話說出就給一種恐怖的魔影嚇得呆住了。

——滿身水濕的老人和孩子好像還抖顫着站在我的面前。

「什麼，孩子？」父親本來正凝神於大霧裏的孤帆的慢移，聽見我的聲音，才又問我。

大海是這麼遼闊這麼深的啊！想着，我的腦海裏又幻起了巨輪沉沒的悽慘場面。

「爹，我怕！」立即，我猛撲在父親的身上，把頭偎藏起來。

「怕什麼，孩子！」一面向我安慰着，父親顯然已經明白了我的心理。「父親這樣漂流，也已有幾十年了。」

可是，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父親的眼睛也已潤濕了。

「孩子，我們到艙裏去吧，不要再望這無情的茫茫的大海！」

海！

海輪又在大霧裏繼續開動了，汽笛不時地還在吼叫着。

在艙房裏，大海的偉大，大海的神秘，都在我的眼前湮沒了；時刻幻現在我的腦海裏的，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磨滅的魔影。——恐怖的魔影！

整個春天，我們都是住在省會裏和那多情的香港。

「孩子，我們要回去了。」

「回去？」我想起了大海。

「是的，明天。」父親在斟着白蘭地。

「搭船還是乘車？」

「當然是搭船。」

「搭船？」霧中的大海，波濤上的船板，以及那滿身水濕的老人和孩子，又在幻想中出現了。「爹，我們不要搭船，好不？」

「爲什麼？」父親放下了酒杯。「孩子，你說！」

「我，我怕！」望了望窗外的大海，我低下了頭。

「啊，你怕？」笑着，父親隨即喝乾了一杯酒。「孩子，你還沒有忘記前次海上的慘劇麼？」

我還是沒有響。

「你是一個孩子，這也難怪！」父親又滿滿地斟上了一

杯酒。「其實，這是極爲平常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比這慘劇更爲淒慘的，真多着哪！要怕，簡直我們就不能繼續生活。譬如：乘車，也會傾覆；走路，也會遇着虎狼或劫盜；是一個漂流人，到處也是會有難料的危險的。——不，凡是要生活的人，都是有許多危險的！只要我們能扶住良心的手杖漂流；只要我們的存心不會有傷於大眾的福利；縱有傷生的危險，我們也是要挺身前去的！孩子，你仔細想想吧！」接着，又是乾了一杯。

我抬起頭來，望望父親無憂自得的神情，又望望窗外的大海。——在天與水的盡頭，正有一葉孤帆的影子！

「孩子，吃飯吧，明天，我們又可以親近茫茫的大海了。」父親還是這麼得意呢。

# 懷霜樓隨筆

王子翁

## 『絕俗樓遺詩』

亡友詩人白采遺著流傳於市上者，原有「絕俗樓我輩語」（詩話）（開明版）「白采的詩」（自印）「白采的小說」（自印）三種，回憶白采病歿於海舶時，曾引起文壇之痛悼，如近歲詩人朱湘之死一樣。但時過境遷，人們亦淡焉忘之矣。

年前郵局遞來一詩卷係白采友人陳南士君所集印其

遺詩，書用連史紙鉛字精印線裝，書中所收者全係白采遺詩，因其生平會自名詩話為「絕俗樓我輩語」，故名之為「絕俗樓遺詩」吧？此書無出版處無定價，想係為紀念詩人而刊行，專以之贈送耳。

編者在序言裏說明了刊行此書的經過：「憶丙寅夏，里中聞君病歿海舶，悲痛未戢，即謀赴滬歸君遺蛻，尋北伐軍興，竟為事阻。越二年春，始至滬會君之葬，並覓得遺稿於江灣立達學園，凡新舊詩日記十數冊以歸。人海勞生，促迫鮮暇，久藏

篋笥。去秋臥病山中，念君墓宿草久矣，一切歸於夢幻，所留獨此，忍聽其湮歿無餘耶！病起亟事斟寫，遂以詩詞先付剞劂。我們從此可知詩人的遺著，除了這卷舊詩詞外，尚有新體詩、日記等，存陳君處也。

序言內又說及本書的內容：『遺詩爲二卷曰自課草，跋珠草，都五百二十五首；詞一卷，合高臥，旅懷兩集，都四十六首，則君在日所手定也。……未敢謬以刪定自任，亦不欲假手他人，故悉依原稿排比。……圈點亦君昔日所自爲，仍之以見匠心所在。』

序言內亦略涉及詩人的身世：『君姓童，名漢章，字國華，籍江西高安。客滬後，變姓名爲白采，自稱瞿唐人，稿中並友人姓字而竄易之，不欲人知其身世也。』

此書編者與詩人爲總角交，知道他的身世很詳細；且從他刊印此書的動機看來，這種『道義的友誼』確乎值得我

們欽佩的！

我們翻閱全集，詩詞中不乏佳構，有時「直逼唐宋」，近代薄命詩人中，能新詩而兼擅作舊詩詞者，唯君一人而已，我現在舉出他的「惆悵詩」來：

『一霎娜嬾夢可疑。人間無地着相思。風鬟雨鬢如曾認，月地雲階竟許窺。芍藥多情聊可贈，彫胡有意爲親炊。好憑珍重千金貌，兩槩來迎自有時。滄桑飄泊兩悲酸，邂逅情深合更難。芳澤暫親偏語澀，艷容相見早心寒。欣逢洞口桃千樹，乞與仙人藥一丸。未遣梁清同遞去，天風吹下太無端。』

再看下面我舉的三首詩，富中年人傷感筆調，詞句亦圓潤可喜：

『夢裏相逢定喜歡，吳頭楚尾路漫漫，閒時尙憶同霑醉，病後應知每減餐。彩無華靈生已負，青山未買隱



原難，今宵以對他鄉月，獨聽江邊白紵殘。（旅夜雜思）

『誰解多情宋琬詩，金釵初墮憶眠時。溇陽南望無

千里，叢菊秋來摘幾枝。兒女尙虛應少累，烟霞同住不知期。今宵有夢翻多事，短燭吟成寄所思。（這次九江旅夜

寄婦）

萬古溇陽九派流，江湖一夕不勝秋。四山楓葉圍江

袖，千頃蘆花對白頭。壯志難酬空負俗，勞生轉劇尙誇遊。

川原日暮風蕭瑟，望裏家山獨自愁。（火車離九江後窗

中遠眺）

白采詩句清麗，有白居易風格，如『斗室』云：『廿六年

中七徙家，難安砍席欠栽花。儼居竟有何方好，題字還添此處

斜，繞屋嫩蘆飛野鴨，隔溪垂柳噪昏鴉，吾生畢竟甘漂泊，祇爲

無成愧歲華。』

著者長於美術，尤擅繪畫，予昔年曾見『民權雜誌』刊

其自畫像，栩栩如生，足見其藝術之工，關於繪畫，詩中亦略有

涉及，如『摹明季冒辟疆姬董小宛象並題』云：

『淒涼怨曲念家山，卷軸飄零戎馬間。清照道昇雙

鬢改，盡輸一死尙紅顏。

『付歌難得是傾城，休代由來並世生。莫向南都誇

石黛，亂離成就美人名。

『嫁得書生類轉蓬，蛾眉何必屬英雄。項王自刎周

郎死，從此無人在眼中。

『孫秀那能奪綠珠，竊娘猶爲主捐軀。荒蕩乘誰傳

信，三百年來瞻畫圖。』（以上見『自課草』餘不備舉。

### 莎士比亞之笑

我讀過一篇沉君的談「笑」，他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奇

蹟，是一個不可解的謎，跟自然的本身一樣，就在平常的所謂

哭和笑裏也顯示了複雜的錯綜，不可解，夫莎翁只是當時的一個戲子而已，自然不是如騎在金兀朮背上的牛皋一樣的福將，而壽頭也不過享年五十有零，並非壽星之流，然而他却以「能笑」稱。不但此也，他的笑還有點離奇。他的笑裏有時固然可以迸出幾滴眼淚，在放聲大哭時，也會反而大笑起來的，而這又是真正的笑聲。你想在他身上探出些秘密來，那是不可可能的。你問他，他不作聲，再問他，還是不言語，問得實在沒辦法了，他轉過身去，馬上會哈哈大笑，彷彿說，你是傻瓜，問甚麼。於是他的笑，他的冷嘲的笑聲，成了他的護身符，跟宇宙自然一樣因以守住了他的緘默。道頓教授說，他是因為太博太聰明，比任何人都把人生看得透澈了，所以才能笑的，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才能哭。世間有誰比莎翁更能哭的麼？

然而莎翁的笑或哭，都好像海上仙山，使人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

## 黑暗與光明

我相信只有深知黑暗的人們纔會熱烈地贊美光明。沒有餓過的人不大曉得食飽的快樂。托爾斯泰走遍世上污穢的地方，復產生了潔白的情緒，當 De quincey 流落倫敦，街上下等的娼妓，是他唯一的朋友。采斯安而夫斯基的「罪與罰」裏主要人物 Raskolnikov 爲着殺了人，萬種情緒交關胸中時候，妓女 Sonia 是他唯一的安慰者。

有人以爲志行高潔的理想主義者應當不知道世上一切醜惡的事體，這是再錯不過的見解。但是了解黑暗也是容易的事，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總得有個光明的心地。

## 乘車哲學

我近日於車塵馬跡之間奔走之餘，發現了「乘車哲學」。

「這並非是乘車有什麼秘訣，也不是那種車子的好壞，乃是在乘車的場合裏，微妙地象徵著人生，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實驗的。」

現在姑且以公共租界的一路公共汽車為例，當車停在兆豐公園門前時，車廂裏是空洞地闊無一人，到開行的當兒，有少數乘客閒散地走上車來。那時車廂裏的座位，都是空着的，任憑乘客的揀擇，乘客當時的心理，也以爲座位太多了，少數人實在估不了許多，經過愚園路一帶，乘客幾個幾個的陸續上來，還是大家各佔據一個優越地位，毫無爭論；等到一過靜安寺，乘客就擁擠起來，連後面兩旁的座位都佔滿了。到了南京路日昇樓站，如果下去的人不多，那上來的人，祇有吊着皮圈如吊頸一般地立着。那時立着的乘客的心理，是無論那個坐着的乘客下車去，空出座位來，他可以捷足先得，簡言之，就是祇要有座位就好了。而在佔着優越座位或儘有座位的

乘客看來，他佔這個座位是當然的，一般立着的乘客，那是「活該」爲什麼不早點上車來呢？在立着的乘客看來，對優越座位上的乘客，除艷羨之外，何常敢作非份之想？就是優越座位偶然有空出的機會，那也是靠近立着的人的優先權。

人類在社會上的機會與際會，和公共汽車上的場合，一般無二，所謂英雄豪傑，都是這裏產生出來的，那些被壓在下層的人，祇有自恨命苦，不能一交跌在青雲裏，英雄豪傑們想起當初，自己做夢也想不到有跌入青雲的一天，既然跌入青雲裏，那「威福」就由我「作」了，自受其苦難者，那是他自己「活該」誰叫你不跌入青雲裏？

這樣的世界！這樣的人生。

### 南洋婦女

近讀陳枚安君所著南洋生活，知南洋婦女境遇之悲慘，

應爲全球所僅見，蓋彼等不特供各色男子之玩弄，且分任其同種男子馬牛之責任也。茲特介紹其生活概況如左：

南洋田野中，常見農婦之數，多於農夫。即各種之工廠，女工之數，亦埒男工，彼等備值非常低廉，約當男工之半數。通常操手工業者，每日工資約華銀四角以至六角，操勞働工作者，二角五分以至三角。使用女工之工場，以樹膠，糖，米，烟葉等工廠爲最多。工作時間自晨至晚，極少在十小時以上。彼等雖在熱帶氣候炎熱之下，操笨重之工作，然仍能保持其愉快態度。工作之際，唱馬來土風之情歌，以解其疲勞，其食品則粗惡非常，暹羅碎米之飯，雜之油煎之椰鬆，油荳餅，腐蝦，鹹魚等，間有牛肉一小片，或肝胃腸肺等肉食，即已視爲珍饈。彼等又長於撫育子女，料理家務惟經濟出納，不知劃算，此爲若輩未受教育之弱點。

南洋婦女之備於外來人民者，率皆馴良忠實，極富感情，

時日一久，多能操其主人家之方言，以應給。使亦有棄其鄉井，隨主人遷徙各地，以老死於他鄉者。歐人之待安南婦女，與荷人之待爪哇婦女，最爲殘暴，婦女之備於外人之家庭者，皆飽受拳脚鞭撻之味，積威所劫，雖處華堂之上，獨登奸淫之中。主人有命，則應聲立至，伺候承奉，不敢仰視，彼等除供外人驅策外，復爲外人之洩慾之具。而以某國人之獸行爲最。某國人在安南者，率有土婦爲外室，棄舊喜新，日月更易，地方政府又有官妓之設，銀幣三角，即可狎宿一宵。有夫之婦，強佔豪奪，於律無禁。且有夫獻其妻，使侍寢於外人，出而語人以爲榮，所謂尙自由平等之假面具，在安南已畢露其猙獰兇暴之真面目矣。荷人以紳士態度自詡，素喜自全面子，故境內奸淫之風較殺。荷人則法律禁娼，實際娼之活動，亦以荷屬爲最甚。荷屬城市，每屆夜分，則馬來婦女，艷容妖服，驅車於明燈大路之上，以備各種人民之選擇，而博微資以苟活人世焉。

荷屬土人婦女又能操負販之業，於市場中陳列小攤，售賣生菓蔬菜禽魚等物，亦頗有條不紊。至婦女工藝之最著，為紗籠業，次如編織等手工業，亦甚有名也。

僑生婦女名為娘惹（Nonya）猶習甚深，禮儀習慣，參合華土，受教育者百不一二，然在家庭之地位頗為重要，亦有承受財產之權，結婚之權操自父母，離婚之權極為自由，蓋歐

美風俗，尊重婦女，華僑婦女亦被其餘澤也。近來歐化僑生之家庭婦女，漸能獨立謀生，看護師，藥劑師，書記等職業，皆有僑婦足跡，即未受教育之婦女，亦能佐其夫經營小商業。中國僑民欲謀發展營業，例必娶一僑生華婦，供翻譯指導之責，故白手起家之中國富豪，其主婦皆有甚大勞績與權力也。

## 凱羅紀伯倫(Kahlil Gibran)語錄

黎曉香

在你不安於你的思想的時候，你就說話，在你不能再在  
你心的孤寂中生活的時候，你就要在你的唇上生活，而聲音  
是一種消遣，一種娛樂。在你許多的談話裏，思想半受殘害。  
——談話

我能談你們的善性，却不能談惡性。因為什麼是惡，不  
是善被他自身的飢渴所困苦麼？的確底，在善飢餓的時候，他  
肯向黑暗中覓食，渴的時候他也肯喝死水。——談善惡

常常在你拒絕逸樂的時候，你只是把慾望收藏在你心  
身的隱處。誰知道在今日似乎避免了的事情，等到明日不會  
再浮現麼？連你的身體都知道他的遺傳與正當的需要而不  
肯被欺騙。——談逸樂

只在你們從沉默的河中啜飲時，才真能歌唱。只在你們  
達到山巔時，你們才開始攀援。只在大地索取你四肢時，你們

才真正的跳舞。——談死

愛雖給你加冠，他也要釘你在十字架，他雖栽培你，也剝剪你。——談愛

你們的孩子都不是你們的孩子，乃是生命爲自己所渴望的兒女。他們是借你們而來，却不是從你們而來，他們雖和你們同在，却不屬於你們。你們可以給他們以愛，却不能給他們以思想，因爲他們有自己的思想。——談孩子

你把你的產業給人，那才算給了一點，當你以身佈施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施與。——談施與

生命的確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勵，一切的激勵都是

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識，一切的知識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作，一切的工作都是虛空的，除非是有了愛。當你仁愛地工作的時候，你便與自己與人類，與上帝連繫爲一。——談工作

你的衣服掩蓋了許多的美，却隱不住醜惡。你們雖在衣服裏可尋得隱秘的自由，却也尋得概飾與羈勒了。——談衣服

你們是道，也是行道的人。當你們中有人跌倒的時候，他是爲了他後面的人而跌倒，是一塊絆腳石的警告。是的，他也爲他前面的人而跌倒，因爲他們的步履雖然有快又穩，却没有把那絆腳石挪開。——談罪與罰

你們中如有人要審判一個不忠誠的妻子，讓他也拿天平來秤一秤她丈夫的心，拿尺來量一量他的靈魂。讓鞭撻擾人者的人先察一察那被擾者的靈性。——談罪與罰

你們這些願持公正的法官，你們怎樣裁判那忠誠其外而盜竊其中的人？你們又將怎樣刑罰一個肉體受戮，而在他自己已是心靈遭滅的人？你們又將怎樣控告那在行為上是刁猾暴戾，而在事實上也是被威逼被虐待的人呢？——談罪與罰

你們喜歡立法，却也更喜歡犯法。如同那在海濱遊戲的孩子，勤懇的建造了沙塔，然後又嘻笑的將他毀壞。——談法律

你的心靈常常是戰場，在戰場上，你的理性與判斷和你的熱情與嗜慾開戰。我恨不能在你的心靈中作一個調停者，依我可以讓你們心中分子從爭競與罅隙變成合一與和鳴。——談理性與熱情



# 蛇

盧文希

蛇是神秘的，你祇要一看到牠那蜿蜒地向前滑動着的長長的身體，和那吐出鮮紅底舌子來的三角頭，你就會不自主地全身都戰慄起來。

我是非常怕蛇的，這大概也是一種遺傳的天性吧，因為我的父親也是一個非常怕蛇的人。我記得父親曾爲了一條菜花蛇爬到他的床上而嚇得害了一場大病，又有一次看見一條蛇盤在牆角而從樓梯上滾下來跌傷了他的腳骨。就是現在，父親每每一談到蛇也要變色的。

我開始怕蛇，大概是在八歲的那年。那時我在重慶，住在一間有着二層樓的屋子裏。也許因爲那間屋子太潮濕的緣故，所以時常鬧蛇。不過在重慶發現蛇是種平常的事情，差不多每間屋子都有發現蛇的可能的。

那年春間，有一天我睡在父親的煙床上，硬要那個給父親燒煙的王媽講故事。王媽是個很喜歡孩子的小腳婦人，她有着非常和藹的性情和永遠說不完的故事，所以我和我的妹妹都喜歡她，一放學回來就要拉住她說故事。但是王媽却

從沒有拒絕過我們的請求，即使在她極忙極忙的時候。那天，她爲我講一個熊姆姆吃小孩的故事。雖然這個故事是聽過很多次了，但是在王媽口中講出來，總覺得是新鮮有趣，永遠叫人聽不厭的。當她講到熊姆姆吃小孩的手指吃得囁囁的響的時候，她的臉色忽然變了，她指着門口抖聲地說：

「少爺，你看，蛇……」

我隨着她的視線望過去，果然看見一條又長又大的蛇，在跟家裏養的那隻花貓打架。蛇用牠的身子把貓緊緊的纏着，但是貓也不示弱地張牙舞爪的和牠打在一堆。一面發出呼呼的叫聲，見了這情形，我嚇得伏在王媽的身上哭起來了。

這時候早驚動了家裏的人，老周舉着扁担要打牠，但是給母親阻止了。長年住在我的牛伯伯主張叫捉蛇的人，來捉牠出去，但是母親又不贊成。結果是照了母親的主意，用蠟燭紙錢把牠送出去。

蛇是溜走了，但是我從那天起就永遠看不到那隻我頂喜歡的花貓。

那天夜裏我看見父親皺着眉毛嘆氣，搖着頭說「家門不幸。」

那時我不明白，一條蛇有什麼值得這樣的憂愁呢。但是過後母親告訴我，這是非常不吉利的，蛇和貓打架叫做「龍虎鬥。」

從那時起，蛇于我除了覺得害怕外，又加上了另一種神秘的印象。

也許是太湊巧的事情吧，那年秋間死了我那個才滿三歲的弟弟，隨着父親又賦閒在家了。照母親說，這全是那條蛇招出來的。

再到我稍爲有點懂得人事的時候，我就隨着母親到上海來了。上海很少有機會看到蛇，所以對蛇的印象也漸漸地

淡了。不過有時候，在電影的獸片裏看到蛇的時候，也一樣的要感到大的恐怖的。在馬戲團裏我看過印度人的舞蛇，在馬戲院裏我也看過白蛇傳。這樣蛇在我的腦子裏更顯得神秘

111  
從前每逢端午節母親總要叫我吞雄黃酒，我想，這大概

與蛇也有些關係吧。

前年冬天，有一位廣東朋友特地請我去喝雞湯，味道真是再鮮沒有，不過過後當他說破了這是蛇湯的時候，却使我嘔吐了幾天。然而以後我就學會了吃蛇了。又怕蛇又要吃蛇，這也是個神秘的問題。

廿八，十一。